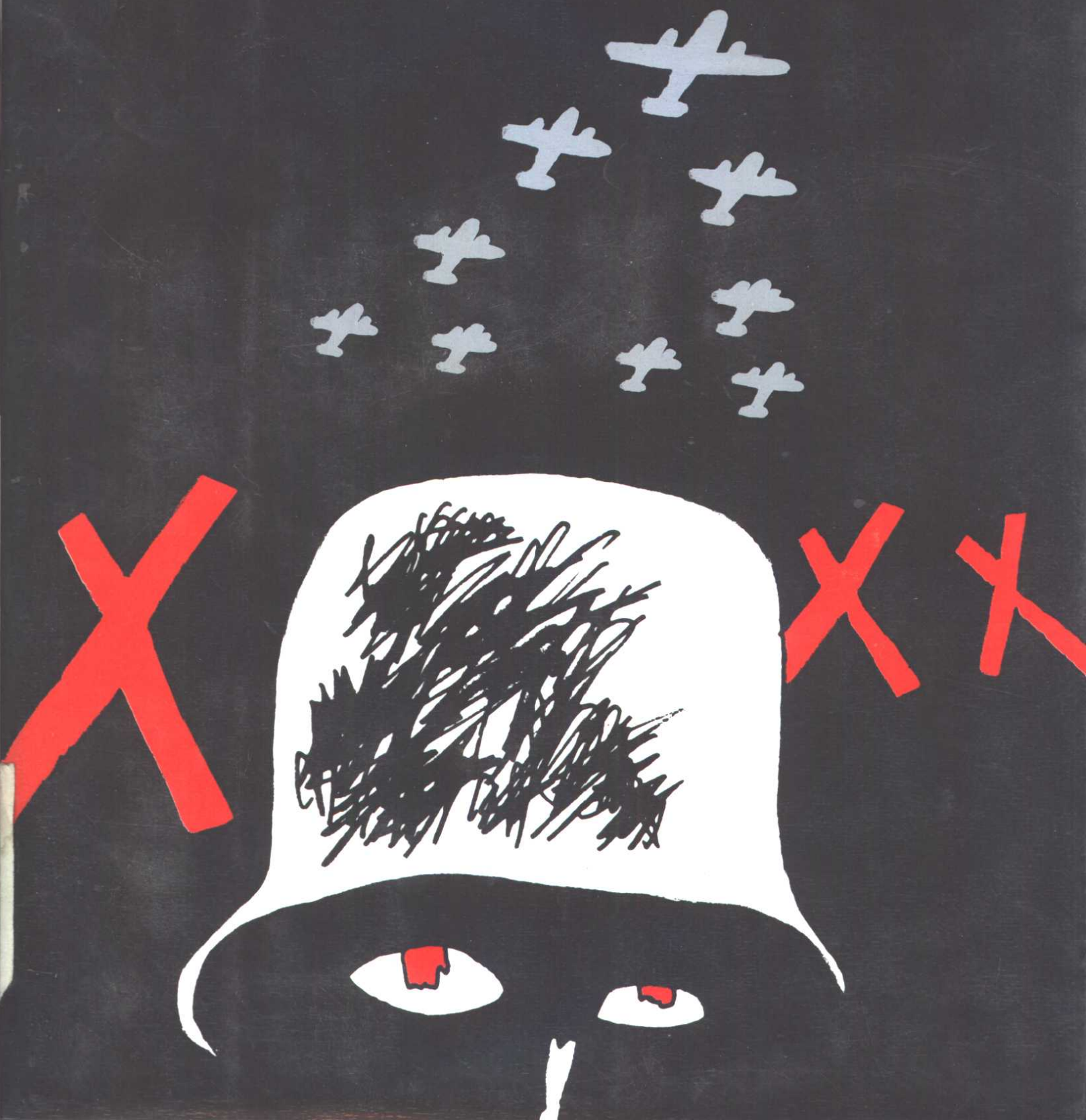


战争和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战争和人

〔日〕五味川纯平 著
苏明顺 黄人毅 张健 等译校
张 志 邵延丰
钟庆安 何金铠 总校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战争与人间

五味川纯平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经作者授权,根

据日本三一书房 1965——1982

年版翻译出版

战 争 和 人

ZHANZHENG HE REN

[日]五味川纯平 著

苏明顺 黄人毅 张 健 等译校
张 志 邵延丰
钟庆安 何金铨 总校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印刷

字数:2,20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4 $\frac{1}{2}$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700

责任编辑:高 勇 王德昌 责任校对:何 莉

封面设计:李勤学

ISBN 7 5313 0652 2/I·609 全套定价:64.00 元

著 译 者

作译校总	者：者：者：者：	〔日〕	五味川纯平	高培	顾汝钰	林安
	苏明顺		高培	顾汝钰	林安	
	赵家富		林瑞兰	王同震	郭玉范	
	黄人毅		陈旭	丁舰	安俊	
	丁国桢		肖啸兵	金石	甘霖	
	蒋亚男		张健	姜培善	章大宇	
	鸿恩		王玉双	杨民军	蔡延生	
	武弓		元礼	邵延丰	张至	
	钟庆安		谭桃	姚红	胡约	
	赵京慧		王俊峰	徐晓华		
	苏明顺		黄人毅	甘维民	魏九山	
	贺畅		纪杨	高玉惠	李迪	
	蔡延生		杨民军	宋达海	夏云华	
	朱耀军		徐晓华	沈玉玲	张健	
	姜培善		汪金易	孟萍	贾大	
	张志		古鲁	李玉琴	孙玉	
	王俊峰				洁	
	钟庆安		何金铠			

第四部

地狱之门



第一集

—

那年冬天没有像往年那样到处冰天雪地，夜里结的冰，一到白天就融化了。新京以南再也见不到冻得缩着脖子走路的人了。

虽说不太冷，但毕竟是冬天。在日照时间短的地方，人们走在融化的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冰冷的水浸湿了人们的鞋脚，使人感到刺骨冰凉。倒不如再冷些好，那样冰会冻得更结实些。

阿邦得知俊介回来的消息，已有好多天了。近来，她突然觉得天地间太狭窄了，她很害怕与俊介见面，但又十分渴望能见到他。

要是同雷太没发生那些不清白的事就好了。

阿邦希望俊介调到其他什么地方工作。但又不希望他调回内地，最好是调到哈尔滨、奉天、大连，总之别离开大陆就行。

俊介如果回到大海那边去的话，那就意味着他永远离开了她，彼此再也不能相见了。

关于俊介调动的事，阿邦并没有去问父亲。因为俊介就在这个镇子里，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会到阿邦干活的地方来找田岛。

阿邦只要这么一想，就像罪人似的，内心十分不安。她恨自己怎么这么胆小，真想让自己胆大些，但只要一想到俊介，就什么努力也白费了。

与其总是这么怕，还不如快些见面的好。如果像扔破烂那样被扔掉，说不定那倒好了。

然而，她又不希望发展到那种地步。如果能隐瞒的话，还是隐瞒下去的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耻辱，那比死还难受。因为那样一来，失去的将几乎是她的一切。

然而，俊介一直没有露面。

阿邦想，自己对俊介来说，已不可能有以前那种关系了。

阿邦虽然拐弯抹角地向父亲问了问伍代产业的一些情况，但父亲只是对他自己的困境发牢骚，对俊介今后要干什么却一点也没涉及。

当初，那个青年曾给一个怀抱新鞋赤脚在雨中行走的少女打伞，如今，他对那件往事可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俊介没有忘记阿邦，而且脑海里时常浮现出阿邦的影子。不过，他也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办。要知道，在他心里经常出现的已不只是阿邦一个人了。

不论是在休息时间与伙伴们一起玩球的时候，还是在工作间隙，俊介总是思念着狩野温子。

温子已经死了，但显然还活在俊介的心中。

温子那黑黑的、湿润的、温柔的眼睛依然在凝视着他。

他仿佛听到温子在说：“你的意志像钢铁一样坚强。”

她向他诉说：“真没想到，在庆祝新居落成的那天晚上，为我流泪的十分亲切的少年竟是你……”

俊介至今还记着当时流泪的情景。

温子被杀害时，他没有在场。为此他不知后悔过几百次。要是他在场的话，他会拼命保护温子的。而且可能会同她一起死去；也可能他们会在呼伦贝尔高原活下来，他会帮助温子生活下去的。

但是，如今他已不是和温子分别时的他了。

他现在是心里装着温子，怀里抱着阿苦。

他没有同阿苦告别就离开了她。

退役以后，他总觉得小谷京子那颀长的身条有点像阿苦。小谷京子希望在满洲工作，因而从东京来到满洲。虽然她没点明来满洲的目的，但可能是她在东京干不了英介的秘书工作。

京子有时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俊介。虽然不能说她是算好俊介已退役才来到了满洲，但也不能说她对俊介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东京时，他们接触不多，但却在几百天之后，在相隔几百里远的满洲相遇了。这真是命运的安排。

俊介一见到京子马上又想起阿邦。

阿邦与小谷京子似乎是俊介心目中相互对应的两个人。这并非有什么深刻含义，只是体型相异而产生的感觉。

那天外面下起了雨，而且是雨夹雪。

平时午休时，大伙到屋外玩玩球或晒晒太阳。可那天外面下雨，大伙就只有在屋里闲谈了。

俊介看别人在桌子上下棋。

不知是谁说：“‘理研’联合企业要整顿，是真的吗？”

“可能是真的。”有人回答说。

“‘兴银’可能在协助搞整顿方案吧。”

“现在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单干那是不行的。”另一个人说。

“有那么严重吗？”

“时局与大财阀在对他们进行夹击。”

“是吗？”

“国际形势险恶，原料已很难弄到手了，还要以扩大生产为重点。现在不仅是‘理研’，‘日曹’、‘森’也都一样，它们的历史都很短，要是强行以扩大生产为重点，那原料短缺问题就更突出了。”

“‘三井’和‘三菱，可都跟着形势转向化学工业了。”

“是啊，‘理研’的致命问题就是没有金融机构。”

“这么说的话，我们公司也没有银行呀。”

大伙说到这里一下子停住了，把目光都集中到俊介身上。

俊介装作没有听见。

的确如此。

如果连拥有伞下公司等六十个公司的“理研”联合企业也得进行整顿的话，那么伍代公司的命运当然就很令人担心了。

“我们公司没事。”一个人满有把握地说。

“满洲伍代自创业以来，深得军界的信赖，而且朱尼亚在东京担任了常务董事。这可能就是考虑到时局发展而做出的人事安排。所以在关键时刻会有办法的，没银行也没关系。”

大伙又看了看俊介，希望他也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俊介的目光刚一从棋盘上离开，马上又回到了棋盘上。他又一心一意地看起棋来。棋盘上，优势的一方已经结束兵力部

署，就要向敌方发起进攻了。

人们的谈话又在俊介旁边开始了。

“纺织工业公司转向重化学工业，这也是注重扩大生产的结果，是迫于合并统一的需要。‘东洋纺’……”

俊介一边观看着棋势的发展，一边听着他们的谈话，以便了解哥哥英介在东京是如何搞经营的，以及哥哥和父亲由介之间订有什么秘密协议。

“兵役法修改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一个人在问。

“后备役取消了。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合在一起，总共十五年零四个月。这也就是说，中年汉子也得应征入伍了。”

“新兵的集中训练也要延长到一百八十天了。”

“满洲的征兵能同内地一样吗？”

身为预备役上等兵的俊介今后还能过几年或几个月自由的生活呢？

他是否还要再过一段战斗生活呢？那种到处响着震撼大地的炮声，硝烟刺鼻，死尸臭气熏天，累得头晕目眩，浑身臭汗，不能满足男人欲望的不正常的生活……

他目前的这种生活可能时间不会太长了。这样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他真有些烦了。他活了这么多年，却什么也没留下。即便是做了一场类似普罗米修斯给大地盗下天火的少年白日梦，也只是做了一半就结束了。

桌子上，棋的局势已经明朗化。输的一方的防御阵地已被击溃，主将已成为光杆司令。

“还下吗？”赢棋的那人问道。

俊介换下了刚才输棋的人。

双方又开战了。

俊介在进攻时，忽然头脑中浮现出柘植的影子。那是柘植在一个地方指挥部队的形象。说不定柘植部队的悲惨命运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降到俊介的头上。

棋战激烈起来了。

柘植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普罗米修斯也消失了。

俊介一直在埋头下棋，直到附近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才把他惊醒。

也不知谁说了些什么，随后笑声不断。

俊介一边下棋一边听着他们的谈话。

“慰安所^①里有当地姑娘吗？”

“有啊，不仅有从后方来的姑娘，而且还有从当地募集的姑娘。”

“最前线也有慰安所吗？”

“最前线没有。”

“唉呀，那可坏了。”

“那你可怎么办呢？”

接着发出一阵狂笑。

“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那在军队里比在地方不是还自由了吗？”

“是啊，像你这样想倒好啦，不过各有各的想法。”

“你怎么想啊？”

“怎么，你想听听吗？”

“是的，你怎么想的？说说看。”

“我们是战胜国的军队。当然啦，干那事出去人少了，也会让人逮住的。”

^① 日本的随军妓院。——译者注

“不过，一动手姑娘就会哇哇直叫，别人就听见了。”

“听见了也没关系，彼此彼此，谁管你这种事。”

大伙又轰然笑了起来。

俊介这时没有注意听这些话，而在一心想着战胜对方的招数。

这时，又有人嘁嘁喳喳地说起来。

“那姑娘太脏了，都没法下手。”

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插了一句。

他虽然还不是正式职员，但年龄也已三十岁了。他个子很小，已有老婆了，而且总是怯生生的，平时从不和同事一起玩。

“你说的太脏了，是哪儿脏？”

隔了一会儿，突然有一个人问道。

“姑娘前面那地方尽是脏东西，太脏了。皮肤虽然很白，但那地方都快成深灰色了。”

“你看得那么仔细呀！”

一个人打趣地说，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不也是浑身汗碱吗？”

“那倒也是。”

“你是害怕了吧？”

“怕倒没怕，只是情绪一下子就低了许多。”

“但你还是干了吧，而且后面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还是干了。”

人们又哈哈大笑起来，但马上就停止了，只是嘴角上还留着一丝笑容。

俊介只向对手点了点头，停止了下棋，什么也没有说便起身要走。他的举动使人感到很突然。

“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吧？”

那个小个子在俊介严厉的目光下慌了神。

“没，没有。”

“你的罪过难道比杀人还轻吗？”

人们都被这话惊呆了。这个俊介刚才一直没说话，却突然说出了如此气愤的话。

俊介说完后，便走出了屋子。

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的男子在战场上却敢奸污其他国家的妇女。然而，回国以后，他们依然还是那么老实，还是一个善良的丈夫、慈祥的父亲。这就是战争的产物。俊介虽然回来以后表现得很老实，似乎是个和平主义者，但他在战场上却像恶魔一样疯狂地杀了许多人。看来，那种只是在战场上奸污了妇女的人们与俊介相比，罪恶要轻多了。

俊介从公司出来后，直向繁华的大街走去。此时雨刚停，走在路上发出叭唧叭唧的声音。俊介走得很急，好像有急事要去办。

其实并没有急事要办。他像一个没有及时进行治疗和休养，生活过得很无聊的病人那样，最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他自己。

现在他就像一个病情突然加重的病人急需寻找医生那样在大街上快步走着。

走着走着，步速渐渐慢了下来，好像脚都知道不能这样瞎走下去了。他渐渐产生了同田岛见面的念头。不过，同田岛见面，不仅不能根治他内心的伤痛，反而还可能会互相传染。

自退役以来，这是俊介第一次想同田岛会面，他的确好久时间没同田岛见面了。

俊介走着走着，又犹豫起来。这是因为他想同田岛见面似

乎并非出于内心的真正愿望，而是想借此机会同阿邦见面，把自己的苦衷统统向她讲出来，这种戏剧性的欲望逐渐涌上了他的心头。

二

田岛的眼神里充满惊奇。

“啊！”

田岛突然叫了一声，声音都有些变了。

阿邦听见叫声后，发现了俊介。他正背向着田岛坐在那里。

阿邦的脸上有些发红，又惊又喜，身体不由自主地呆住了，只说了声：

“您辛苦了。”

田岛站起身来说：

“咱们到外面去吧。”

“梅谷，有事尽管叫我，我在老地方。”

“好的。”

阿邦清楚地回答道，但声音小得几乎都听不见了。

阿邦觉得田岛有些可恨，他怎么这么忙着把俊介叫走呢！但又有一种石头落地般的奇妙的感情涌上心头。

俊介只向阿邦微微以目致意，然后便随田岛出去了。

“这里的咖啡还可以吧。”田岛笑着说。

最近到处都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咖啡”饮料，就是将大豆等焙干、煎煮、过滤而制成的一种近似咖啡的饮料。

这种饮料还真有些咖啡的味道。

“喂，北方会打仗吗？”

“想打，但是打不了。”

俊介看了看这座小店四周，小声回答说。

“要是有条件的话，会打吗？”

“客观上不会有那种条件吧。”

“为什么？”

田岛低下了头。

“德国为了弄到乌克兰的粮食迟早要向苏联动手的。早晚会动手的，《我的奋斗》里都写了。”

“和英国的问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可能也解决不了吧。”

“德国不会干那种蠢事吧。”

“要知道，那是法西斯国家，什么蠢事都会干出来的。”

俊介的嘴角微微露出点冰冷的微笑，点了点头，好像在说那也是。

“可是，德国也想得太美了吧，在东方叫日本牵制英国，以利于德国收拾欧洲的战局。”俊介说。

“山下奉文不是去德国视察了吗，他带回什么东西了？”

“他可能被德国装甲部队的威风吓呆了。回来后他对德国评价也太高了。”

“松冈外相也许随后就去了吧。要是能解决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就好了。他在议会上对美国态度强硬，并不是在向军人讨好，而是要按照松冈式的外交方式开展外交活动。”田岛说道。

“什么方式？”

“他是世间少有的野心家。从参加三国军事同盟时起，他就准备当日本元首了。他想通过炫耀三国同盟的实力，让美国下不了对德参战的决心。这样一来，欧洲就置于德国范围之

内，美国就会孤立。那美国对日本建立东亚共荣圈就会既不能
在外交上加以阻止，也不能动手干涉。如果这种设想能成功，
他可就拥有了成为日本元首的资本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三国
首脑当然要进行秘密磋商。他认为，把苏联从美英那边拉入三
国同盟是很有可能性的。”

“这是画饼充饥啊！”俊介说。

“那里是精神万能论的国家，以为只要脑子里想张饼，面
前就会出现一张饼。”

田岛笑了。

“在立春的前一天，也不用撒豆子了。他们会讲大地没有
鬼，撒豆子干吗？他们还有些说法呢！”

“松冈的设想能行得通吗？从哪里开始实验呢？”

“从法属印度支那开始，具体说就是从南部法属印度支那
开始。”田岛盯着俊介，声音很低，语气却十分干脆。

“松冈不是反对到法属印度支那去吗？他不是说这刺激了
美国吗？松冈的设想与他这种反对意见不是自相矛盾吗？军人
们认为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是日本的第一补给基地。可能你的
叔叔也是这样认为的吧。没有补给基地，什么侵略设想都是不
能成立的。刺激美国虽然不那么好，但日本必须拥有补给基
地。松冈的设想将在这种矛盾中化为乌有。而那种刺激美国的
作法将会占上风。”

那种作法是谁的意见呢？

俊介总是爱低着头听别人讲话。他正低着头听田岛讲话
时，突然看见一个穿着整洁的女人走了过来，站在了他面前。

“听说部长会议好像开始了。”阿邦开口说道。

“好像是。”

田岛欠了欠身子又坐下了。